

龙城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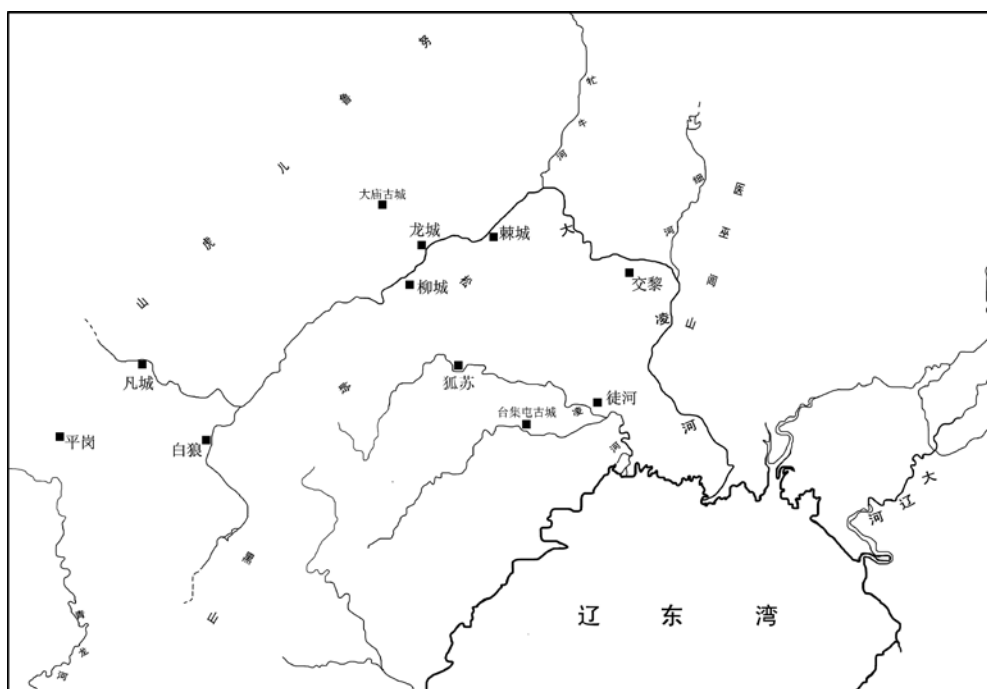
田立坤

本文所要讨论的龙城是指十六国时期前燕慕容皝所建之都城^[1]，也称和龙城、黄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老城区即其遗址^[2]。龙城沿革兴废，载在史册，遗迹可考、文物可证^[3]，无需再论。本文则意在考察龙城之选址，比较龙城和与其同时代且关系密切的棘城、柳城在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优劣，故谓之新考。

1. 问题之提出

自战国燕秦开却胡在辽海地区始置郡县以来，各代在今辽西大、小凌河流域修建了众多的城池，其中有文献和遗迹可征的战国至两汉的重要城址就有凌源三十家子汉平岗城、安杖子战国至汉的凡城，喀左黄道营子战国至汉的白狼城，朝阳十二台子战国至汉的柳城、松树嘴子汉代狐苏城、大庙汉城，北票三官营子战国至汉的棘城，锦州汉徒河城、台集屯战国至汉代古城，义县汉交黎(昌黎)城，等等。经两千多年沧桑巨变，至今除汉徒河城随着辽西走廊的逐渐畅通繁荣，发展成为辽西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锦州外，其他辽西山地区的诸城都没能发展起来，有的很早就废弃了。而晚建的龙城则后来居上，自前燕始建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辽、金、元、清，虽然有过两次焚毁^[4]、两次废弃^[5]，但是沿用不衰，至今仍然是辽西山地区的中心城市——朝阳市府所在地(图一)。通过1991年以来开始的对朝阳老城区大面积考古勘探和重点地段的抢救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解到朝阳古城的准确位置。尤其是龙城宫城南门遗址的发现、前燕始筑城夯土的确认，证明朝阳古城的北部城墙亦始筑于前燕。龙城始建至今不仅没有废弃，而且位置都不曾移动^[6]。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止于“安史之乱”)，龙城(隋改名柳城)处于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长达四百多年，主导着东北乃至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正如唐代张九龄所说：“况营州(龙城、柳城)者，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7]近代史家金毓黻先生对龙城的历史作用亦给予很高的评价：“盖自慕容氏以来，龙城之地，一跃为东北首都，于以保障北方，控制东夷，一若两汉时之置辽东郡，自魏迄唐，而未之改。”^[8]龙城历史地位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历史上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迁徙、融合，等等，但是前提条件是龙城在地理上占有的区域优势和选址的科学性，舍此二者，则无今日之龙城。



图一 辽西地区汉代重要城址分布示意图

2. 建城之背景

曹魏初年，鲜卑慕容部在首领莫护跋的率领下，从北方草原入居辽西。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莫护跋率部参战有功，被拜为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莫护跋去世后，其子木延继，木延死后涉归继，涉归又迁于辽东北。涉归死后，家族发生夺位内斗，涉归之弟耐继立，并欲谋杀涉归之子廆，后耐被国人所杀，廆被拥立为部落首领，即慕容廆。太康十年（289），因辽东北地处偏远，慕容廆又率部迁回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移居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9]。至此，慕容鲜卑最终放弃了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

时正值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在位，外戚与宗室相互勾结引起的“八王之乱”正酣。“八王之乱”结束后，“永嘉丧乱”又接踵而至，致使“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而占据辽西地区的慕容廆则“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慕容廆乘机侨置郡县，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创建学校，采取称臣奉晋正朔的政治策略，积极推行各项汉化政策，争得汉族世家大族乐于为其所用，使慕容鲜卑的势力得以迅速壮大。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慕容廆击败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阴谋策划的高句丽、宇文、段氏三国围攻棘城的联军，又随即出兵辽东，迫使崔毖弃家逃亡高句丽。太兴四年（321），东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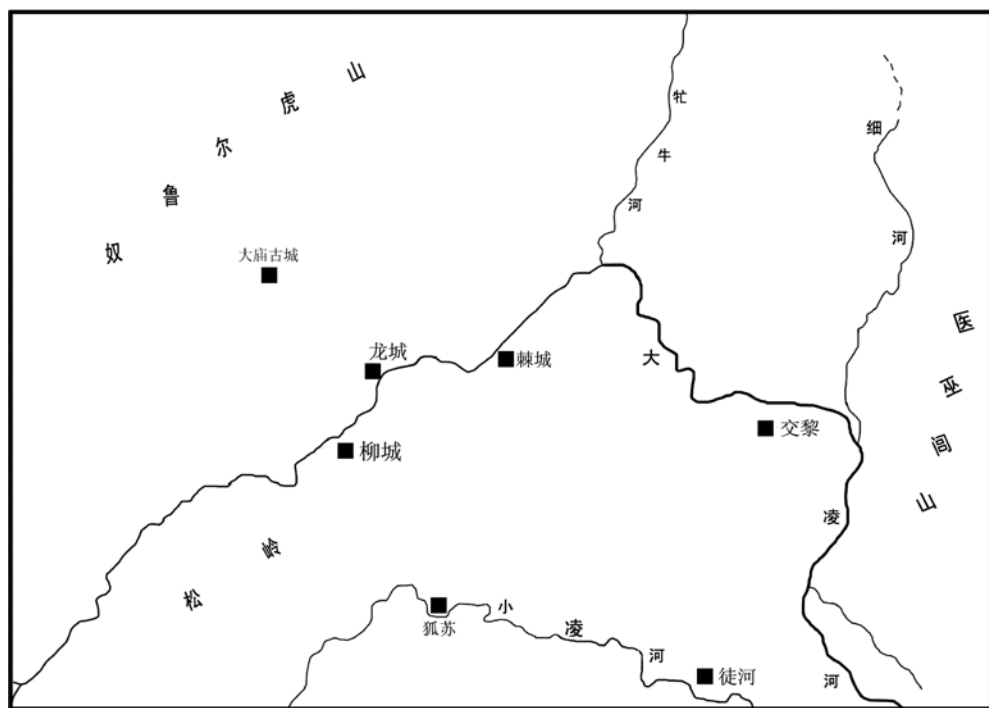
慕容廆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郡公，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10]，慕容廆成为得到东晋正式册封的“敷宣帝命，以罚有罪”、保全一方的诸侯。咸和六年(331)，慕容廆授意其僚属上疏请封自己为燕王，朝议未定，慕容廆即去世了。经过慕容廆四十多年的经营，慕容鲜卑广收人望，不仅在政治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方面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慕容皝继位后，于咸康三年(337)在棘城自称燕王，建立政权(史称前燕)，备置群司，完成了慕容鲜卑社会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国家的最后转变。这是慕容鲜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其政治诉求已经不仅仅是勤王以求诸侯了，而是要逐鹿中原，实现慕容廆“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的预言^[11]。而且由于兼并鲜卑各部，劫掠扶余、句丽人口，加之中原人士“慕义而至”，辽西地区“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12]。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以满足人口增加的需求，已经成为前燕政权的当务之急。棘城不论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周边环境，以及规模，都已经不能适应慕容鲜卑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放弃棘城，另辟新都。而柳城之北、龙山之西所谓的“福德之地”^[13]，在前燕当时所控制的地域内则是最佳的不二选择，龙城应运而生。燕王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县为龙城县，迁都龙城^[14]。龙城成为继棘城之后前燕的第二座都城。

3. 棘城与龙城

棘城也称为大棘城，正史中始见于《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关于棘城位于何地，历来说法不一，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杜佑《通典》柳城郡东南说：“汉徒河县之青山在(柳城)郡城东百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在郡城东南百七十里。”^[15]唐柳城郡治今朝阳老城区，依此研究者都将棘城置于今锦州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明确将棘城定在今锦州北、义县西南的砖城子^[16]。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则认为“大棘城在义州西北”。义州即今义县，在锦州北略偏东、朝阳东略偏南，“义州西北”即今朝阳正东或东北，与《通典》柳城(朝阳)东南说不同。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地貌环境，我们认为，棘城很可能始建于战国，今北票市章吉营子乡三官营子村战国至汉遗址即是棘城之所在^[17]。

大凌河流经朝阳城东后，东折流过凤凰山(即龙山)北，注入南来的牐牛河又向东北，流出朝阳盆地，进入两侧丘陵起伏、连绵不断三十多公里长的狭长河谷地段，河谷最宽处近六公里，北票三官营子村战国至汉的棘城遗址即位于该段河谷的右侧，西南距今朝阳市区约五十华里(图二)。

棘城虽然位于大凌河这条连接东北、华北、北方草原的交通要道上，但是交通并不方便，左右两侧都缺少便捷的出路，而且地域狭窄，难得容纳大量人口生存，加之河谷平直，位于河的右岸又极易受到河水的侵害。所以，在慕容鲜卑人口急剧增加、势力强大、建立政



图二 棘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权之后，开始积极进取中原，其政治重心必随之南移，棘城也即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与棘城相比，龙城具有如下优势：首先，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位于辽西山地区居中的位置^[18]。辽西山地区由东北西南走向的奴鲁尔虎山、松岭、医巫闾山、大凌河谷地、小凌河谷地五个自然地理单元构成。奴鲁尔虎山与松岭两大山系之间的大凌河谷地既是一条连接东北与华北、北方的天然通道，也是人类开发较早、适合人居、文化发达的地带。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在辽河谷地中面积最大，具有容纳大量人口生存的空间，自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夏、商、周各代，一直是辽河流域人类活动最频繁、最集中的地区^[19]。其次，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占据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位于大凌河中游的朝阳盆地，不仅雄踞东西向的大凌河古道，而且南出凤凰山与柏山之间的山口即进入小凌河谷地，溯小凌河而上可进入大凌河南源谷地到达汉代右北平郡的白狼城(今喀左县的黄道营子古城)；顺小凌河而下可到达汉代辽西郡的徒河城(今锦州市)，进入沿海的辽西走廊，并可经海路到达山东半岛、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西北出大青山口^[20]，向北进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可通往北方草原；向西南进入大凌河北源，可到达汉代右北平郡的凡城(今凌源安杖子古城)，以及右北平郡治平岗城(今凌源三十家子古城)。建于朝阳盆地的龙城可谓四通八达的军事要塞。

朝阳盆地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已为人们所认知，战国时在位于盆地南缘的今大凌河右岸袁

台子一带即有“酉城”，西汉时改置柳城，并且是辽西郡的西部都尉治所^[21]，初步形成朝阳盆地在辽西山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地位。东汉末年，右北平、辽西、辽东属国三郡乌桓以柳城为中心形成联盟，后被曹操讨灭。魏晋时期，柳城成为鲜卑慕容氏、宇文氏^[22]、段氏^[23]三部激烈争夺之地，最终是占据朝阳盆地柳城的慕容鲜卑击败了宇文氏、段氏，称雄辽海，走向中原。

4. 柳城与龙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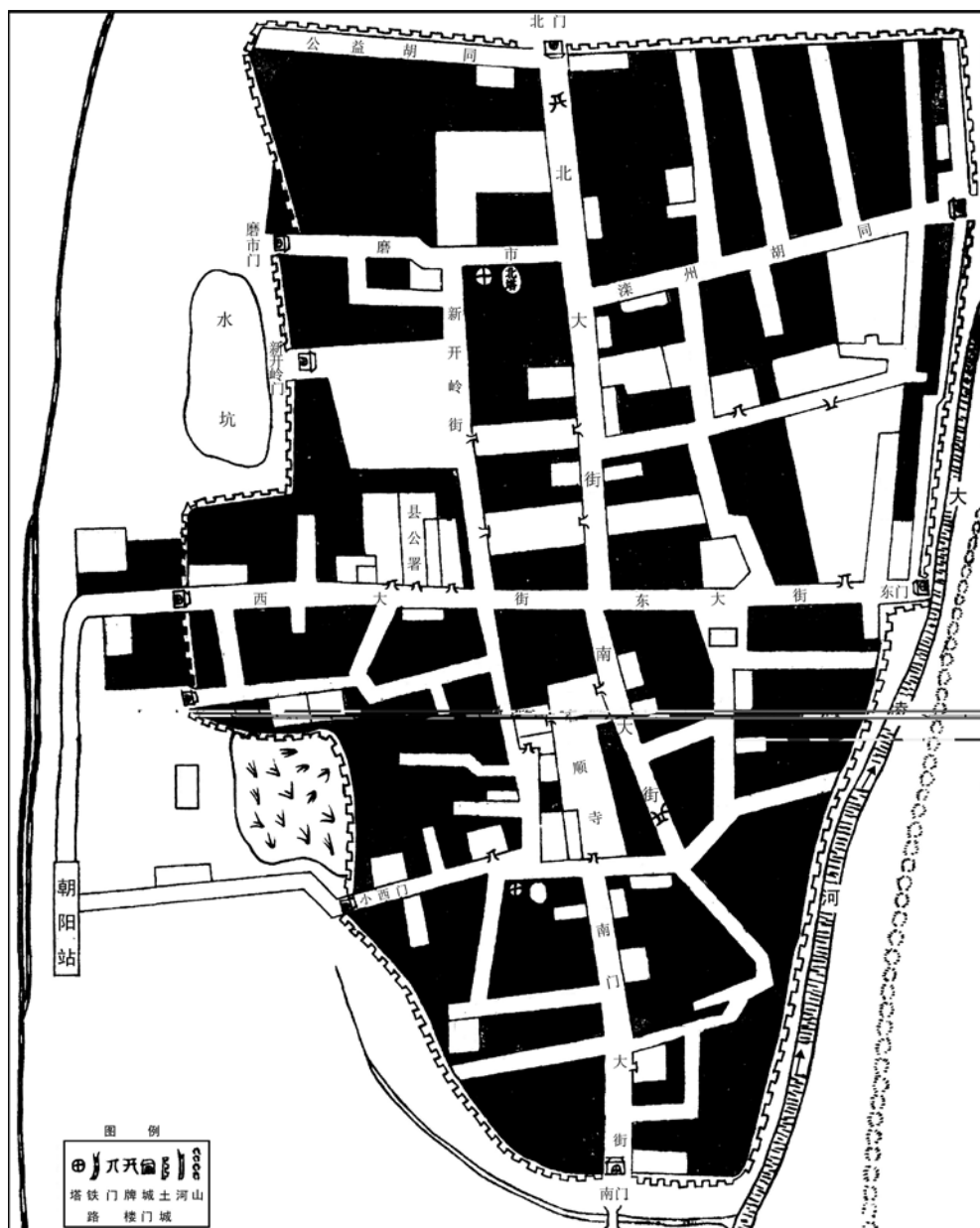
柳城与龙城都位于朝阳盆地，而且柳城在先，慕容皝为何不利用柳城而要劳民费力另建龙城呢？其中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柳城位于大凌河右岸，易遭水害；其次是作为县城，柳城的规模过小；再次是柳城的主要功能是戍守防御，因此选择在便于控制大凌河谷地和通往小凌河谷地山口的大凌河右岸，地方狭窄，没有发展空间。都城为国之重心所在，需要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柳城与棘城同样，都不能满足做为前燕都城的功能需求。

朝阳盆地中地势较高，适合建城的有两处地点，一是今西上台，也称作西梁，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180米左右；另一处即是现在的朝阳市老城区，海拔170米左右。西梁处于朝阳盆地的中心位置，但是距离大凌河较远，有违“高毋近旱，而水用足”的建城原则^[24]。老城区位于大凌河的左岸，东隔大凌河与凤凰山相望，既有山水之形胜，又得山水之便利，而且南、北、西三面均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这可能是当初慕容皝选择在此建都城的主要原因。选择在大凌河左岸的今朝阳老城区位置建城，东临大凌河，不利之处是很容易发生水害。受地球偏转力的影响，大凌河水流趋势以向右岸侵蚀为主，但是，因受到具体的地貌环境限制和流水的侵蚀、搬运、沉积，再侵蚀、搬运、沉积的交替作用，使大凌河进入朝阳盆地之后，河谷形成连续的几度弯曲，在十二台子北因受阻于青龙山，主流线由向北改向北偏东流，直抵凤凰山脚下，受山体所阻，主流线又改向北偏西流，流水对左（西）岸侵蚀加重，挟带的泥沙量增加，因挟沙量增加，搬运能力下降，相应的造成泥沙逐渐沉积，加之地球偏转力的影响，主流线因而又改向北偏东流，使西岸形成凹岸。此即《水经注》所说的“白狼水又东北经龙山西，……又北经黄龙城东，……《魏土地记》曰：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25]。龙城恰好位于上述大凌河左侧凹岸顶点的下方，大凌河与龙城东墙擦肩而过。因此，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间的大凌河无数次洪水泛滥，在没有大规模水利设施防范的情况下，龙城依旧岿然不动，临河而不受水侵，而且规模还不断扩大，现在的朝阳新城区即以龙城为中心向南、北、西三面呈放射状分布，足见其地理位置之优越、选址之科学（图三）。

龙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布局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朝阳盆地整体地势为西高东低，夏秋之间西梁之水大部汇聚于老城南门外，少部汇聚于北门外，然后东入大凌河。清末时南门外有龙安桥，北门外有同济桥以济行人^[26]。1936年所修《朝阳县志》的“朝阳县街市图”



图三 现代朝阳市老城区地理位置图
(根据“朝阳市周边地貌图”修改而成。比例尺：1：100000)



图四 民国时期朝阳县城平面图
(根据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的“朝阳县街市图”略修改而成)

显示，当时西城墙北段外有很大的水坑，南段外也是洼地，当系城西之水东入大凌河的水道孑遗(图四)。受此西梁东入大凌河之水和城东大凌河床的限制，龙城整体呈北宽南窄，南北狭长的梯形，城的南北轴线为南偏西30度左右，与城东大凌河岸基本平行。

西梁之水从城的南北分入大凌河的水道，很可能系当年借地势人工所为，以为防御之护城河，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确认。

5. 龙城之选址

据《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东晋咸康七年(341)正月，唐国内史阳裕、唐柱受燕王慕容皝之命，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所谓福德之地筑龙城^[27]。这些记载说的都是龙城的营建阶段，但是通过什么方式、为何选中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因何谓“福德之地”，即龙城的选址过程，并没有交代。下面对此试做讨论。

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所在，对于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兴旺发达至关重要。因此，历代王朝都特别重视都城的选址。最初的都城选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根据当时国家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兼顾到长远的发展，确定建都的区域范围，然后在确定的区域范围之内通过卜筮相地等手段勘察山川走势、地形地貌，划定具体位置，最后才能规划布局，动工营建。如西周时成周的营建，即先由召公前去勘察，继而周公占卜确定位置^[28]。关于龙城的选址，也应有与此类似的过程。建都龙城是前燕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绝不会是慕容皝心血来潮即命阳裕等营建新都，肯定要经过几番的朝议讨论斟酌，实地考察，权衡利弊；同时，求于龟筮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最后才能确认哪里是可以建都的“福德之地”。

现在看来，龙城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是因为当年的慕容皝等可能已经掌握了大凌河的流水规律，所以选择在今大凌河西侧凹岸顶点的下方建城，成功规避了大凌河的水害。从20世纪70年代的河床看，大凌河左侧凹岸顶点北距老城南门尚有数百米的距离。随着凹岸的顶点逐渐下移，河床也会随之向东城墙逐渐靠近，所以当初建城时南门距凹岸的顶点应该有很长的距离，河床与东城墙之间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靠近，应该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尽管凹岸顶点不断向北推移，但是至今仍没能对龙城造成致命的危害。

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当初参与龙城营建的除慕容皝之外，仅有阳裕和唐柱两人。唐柱仅此一见，事迹不详。阳裕字士伦，右北平无终人，少孤，成年后先任幽州主簿、治中从事。石勒攻下蓟城后，阳裕投段氏鲜卑，段氏败亡后，降于石虎。咸康四年(338)冬，阳裕又为前燕军所俘。阳裕深受慕容皝的器重，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皆豫其谋。“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阁，皆裕之规模。”可见阳裕既是龙城营建的主持者，也是龙城选址的主要参与者。

《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还称：“裕虽仕皝日近，宠秩在旧人之右，性谦恭清俭，刚简慈笃，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存恤孤遗，

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范阳卢谌每称之曰：“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及死，孰甚悼之，时年六十二”。阳裕去世时慕容皝尚在，可推知阳裕当死于龙城，时间在建元二年(344)春前燕伐宇文逸豆归^[29]之后至永和四年(348)九月慕容皝死之前。阳裕不仅是龙城选址、营建的主要参与者和主持者，而且还是前燕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龙城，从慕容鲜卑南下辽西建的第一座城到现代的朝阳市，一千六百多年间，先后作为十六国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北朝、隋、唐经营东北的唯一政治、军事重镇—营州的治所，辽、金、元兴中府(州)的治所，功能几度转变，在中原、东北、北方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龙城，因前燕兴而建，不为北燕亡而废，福德之地，此之谓耶？

(此文原载于《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2012年)

注

- [1] 除本文讨论的龙城之外，汉代还有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的龙城，即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提到的龙城，在今蒙古草原。
- [2] 田立坤·万雄飞·白宝玉：《朝阳古城考古纪略》，《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 a：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史迹资料》，内部资料，1961年。
b：拙作：《朝阳史地考略》《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 [4] 公元384年七月，前秦昌黎太守宋敞撤离辽海地区时，焚毁龙城宫殿，见《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436年五月北燕灭亡前求助于高句丽，高句丽大军到龙城将龙城焚毁，火一旬不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元嘉十三年。
- [5] “安史之乱”后，驻守营州的平卢军孤城无援，最后不得不撤出营州，渡海到山东，营州地区为奚所占，见《新唐书·侯希逸传》，明初置营州五屯卫于辽西地区，永乐元年徙于山海关内，辽西地区成为蒙古兀良哈部的牧地，直至清初才逐渐恢复人烟。见《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相关条目。
- [6] 同注[2]。
- [7]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
- [8] 金毓黻：《东北通史》卷三：八、昌黎郡与营州，第188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本。
- [9]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载记。
- [10]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载记。另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纪太兴二年、太兴四年。
- [11] 《晋书》卷一一零，慕容儁载记。
- [12] 《晋书》卷二零九，慕容皝载记。
- [13]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柳城郡。
- [14]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
- [15] (唐)杜佑：《通典》卷178，柳城郡条。
- [1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6，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 [17] 拙作：《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 [18] 这里所说的朝阳盆地范围包括今朝阳市区及南面的十二台子乡、西南的西大营子乡、西面的七道泉子乡、西北的召都巴乡、北面的他拉皋乡；东、南两面有松岭山脉的凤凰山和柏山，西、北两面有奴鲁

尔虎山脉的桃花山、狼山和马鞍山；大凌河靠东侧纵贯其间，自西北山间流出的十家子河经狼山前东入大凌河。盆地内海拔高度在160至185米之间。

- [19] 拙作：《朝阳史地考略》，《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0] 大青山为努鲁尔虎山系的一座主要山峰，海拔1153米，是朝阳西北的天然屏障，元代称青峦岭。清乾隆三十八年哈达清格著《塔子沟纪略》卷十一艺文有元元统三年(1335)《兴中州达鲁花赤也先公平治道塗碑记》，称“夫青峦岭者，自古有之，东连辽水，西接霁川”。
- [21]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辽西郡柳城。关于西城和柳城的发现，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袁台子》，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2] 慕容鲜卑初入辽西之时即活动于大凌河中游的柳城、棘城一带。《晋书》卷一零八，慕容廆载记称：“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又称“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全柳城之功”，“迁邑于辽东北”可能均与同宇文鲜卑争夺柳城有关。
- [23] 慕容鲜卑与段氏争夺柳城，见《晋书》卷一零九，慕容皝载记。
- [24] 《管子》卷一，乘马第五：“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诸子集成·管子校正》，上海书店，1986年。
- [25]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十四，大辽水，中华书局，2007年。
- [26] 民国十九年修《朝阳县志》卷九，桥梁，南门外龙安桥：“县之南门外，本系干河，惟夏秋间雨水过多，则西北一带，田亩沟洫间涨溢之水，悉汇于此，东入大凌河。”北门外同济桥：“县之北门外半里许，有横沟，亦系干河。夏秋间积水，沮洳之难行，与南门外相等。
- [27] 此系参依据《晋书》、《通典》相关记载综合言之。
- [28] 《史记》卷四，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参见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总序上，中华书局，1984年。
- [29]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咸康八年十一月，建元二年正月条。

龍城新考

田立坤

本稿が検討する龍城とは、十六国期前燕の慕容皝が建てた都城を指す⁽¹⁾。龍城はまた、和龍城、黃龍城とも称され、現在の遼寧省朝陽市老城区がその遺址である⁽²⁾。龍城の沿革興廢は史書に記載があるうえ、すでに遺跡や文物から考察、証明されてきたため⁽³⁾、再論するまでもない。本稿の意図は龍城の立地計画にあり、龍城と同時代かつ密接な関係にある棘城、柳城とを、地理的位置や周辺環境等の点から、相違性や階層性について比較する。ゆえにこれを新考という。

1. 問題提起

戦国燕の秦開が東胡を破って遼海地区に初めて郡県を設置して以来、各代が現在の遼西の大・小凌河流域に多くの城を築いた。その中で文献と遺跡において確かめられる戦国から両漢の重要な城址には、凌源三十家子の平崗城（漢）、安杖子の凡城（戦国～漢）、喀左黄道営子の白狼城（戦国～漢）、朝陽十二台子の柳城（戦国～漢）、松樹嘴子の狐蘇城（漢）、大廟城（漢）、北票三官営子の棘城（戦国～漢）、錦州の徒河城（漢）、台集屯の古城（戦国～漢）、義県の交黎（昌黎）城（漢）などがある。二千年以上の世の激しい移り変わりを経て今日にいたるまで、漢の徒河城が遼西回廊の着実な繁栄とともに遼西沿海地域の中心都市の錦州に発展したことを除くと、その他の遼西山地地域の諸城は発展までいらず、あるものはかなり早い時期に廃棄された。遅れて築かれた龍城は、先行する諸城とは大きく異なり、前燕の初建から十六国、北朝、隋、唐、遼、金、元、清にいたるまでに二度の焼毀⁽⁴⁾と二度の廃棄⁽⁵⁾があったものの使用され続け、現在にいたるまで、遼西山地地域の中心都市・朝陽市の政府所在地である（図一）。1991年より開始した朝陽市老城区における広域考古探査と重点地域の緊急発掘を通じて、朝陽古城のより正確な位置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とりわけ龍城宮城南門遺跡の発見と、前燕による初期の版築層の確認は、朝陽古城の北部城壁が前燕に初めて築かれたことを証明した。龍城は築城されてから現在にいたるまで廃棄されたことがないだけでなく、位置も移動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⁶⁾。

十六国から隋唐期（“安史の乱”以前）まで、龍城（隋は柳城に改名）は、400年以上にわたり東北地区の政治、経済、文化の中心に位置し、東北ないしは東北アジア地域の情勢を主導し、唐の張九齡は「況や営州（龍城、柳城）は彼の戎夷に鎮し、喉を扼し臂を断ち、逆はば則ち其の死命を制し、順はば則ち其の主人と為り、是れ楽都と称し、其の来たるこ

と尚し。」⁽⁷⁾と述べている。近代の歴史家である金毓黻は龍城の歴史作用を非常に高く評価し、「蓋し慕容氏以来、龍城の地は一躍して東北の首都となり、北方を保障するを以て東夷を控制し、はじめ両漢の時のごとくこれに遼東郡を置き、魏より唐まで未だ之を改めず。」⁽⁸⁾とする。龍城の歴史的地位は多岐にわたる要因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例えば歴史上の全国的な政治・経済・軍事情勢、中原王朝と周辺各民族との関係、東北地区の民族分布・移動・融合等々であるが、前提条件は龍城が地理上に占める地域的優位性と選地の科学性であり、この二者において今日の龍城は存在しなかった。

2. 築城の背景

曹魏初年、鮮卑慕容部は首領莫護跋に率いられ、北方草原より遼西に入居した。魏の明帝の景初二年（238）、司馬懿は遼東に割拠する公孫淵を討った。莫護跋は部を率いて参戦して功績があり、率義王を拜して「始め棘城の北に建国」した。莫護跋の死去後、その子の木延が継ぎ、木延の死後は涉帰が継ぎ、涉帰はまた遼東の北部に移動した。涉帰の死後、一族で跡目篡奪闘争が起き、涉帰の弟の耐が立って位を継ぎ、涉帰の子の廆を謀殺しようとした。後に耐は国人によって殺され、廆が部族首領に擁立された。すなわち慕容廆である。太康十年（289）、遼東北部は辺鄙な遠方にあるため、慕容廆は再び部を率いて徒河の青山に移動し、元康四年（294）には大棘城へ居を移し、農桑を教え法制を上国と同じにした⁽⁹⁾。ここにいたって慕容鮮卑はついに水草を追って移動する非定住の生活方式を捨て、遊牧から定住への転換を完了した。

時まさに西晋の愍帝司馬衷の在位時、外戚と宗室が互いに結託して引き起こした「八王の乱」の最中であつた。「八王の乱」終結後、踵を接して「永嘉の乱」が起こり、「百姓流亡し、中原蕭条として、千里烟無し」となり、遼西地域を占拠した慕容廆は「刑政修明し、虚懐引納し、流亡の士庶、襁負し之れに帰すもの多し」であつた。慕容廆は機に乗じて僑郡県を設置して流人を統べ、賢才を推挙して庶政を委ね、学校を創建し、臣を称して晋の正朔を奉ずる政治策をとった。積極的に各方面の漢化政策を推進することで、漢族の世家大族が競ってその登用を望むようにし、慕容鮮卑の勢力を急速に拡大させた。東晋元帝の太興二年（319）、慕容廆は平州刺史・遼東校尉崔毖の陰謀画策による高句麗、宇文、段氏三国の棘城を包囲した連合軍を撃破すると、続いて遼東に出兵し、崔毖を高句麗に逃亡させた。大興四年（321）、東晋は慕容廆を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とし、遼東郡公に封じた。海東の統治権を受け、官司を備え平州守宰の設置を命ぜられ⁽¹⁰⁾、慕容廆は東晋に正式に冊封されて、「帝命を敷宣し、以て罪有るを罰す」として、一諸侯の地位を保った。咸和六年（331）、慕容廆はその部下の意を受けて自身を燕王に封じることがを請う上奏をしたが、朝議が決しないうちに慕容廆は亡くなった。慕容廆の40年以上の

活動を通じて、慕容鮮卑は広く人望を集め、政治上で絶対的な優勢を占めただけでなく、経済・文化・軍事の面でも急速な発展を遂げた。慕容皝が位を継いだ後、咸康三年（337）に棘城で燕王を自称して政權（歴史上、前燕と呼ばれる）を樹立し、諸官府を置き、慕容鮮卑社会は最終的に氏族・部族制から封建国家に転換を果たした。これは慕容鮮卑の歴史的に最も重要な最初の転換点で、その政治要求はすでに君主に忠誠を尽くして諸侯となること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帝位を求めて政權を争い、慕容廆の予言「吾、福を積み仁を累ね、子孫当に中原に有るべし」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あった⁽¹¹⁾。さらに、鮮卑各部を一つに合わせ、扶余と高句麗の人を奪い、これに中原の「義を慕いて至る」人士が加わって、遼西地区は「流人の多きこと、旧土の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に田无きは十有四」⁽¹²⁾となった。さらに、大きな発展空間を求めて、人口増加による要求を満たすことが、すでに前燕政權の当面の急務になっていた。棘城は所在する地理的位置だけでなく、さらには周辺環境、そして規模において、いずれもすでに慕容鮮卑社会の急速的な発展による要求に対応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た。したがって棘城を廃棄する必要がある、他所に新都を造営した。柳城の北、龍山の西のいわゆる「福德の地」⁽¹³⁾は、前燕当時の管轄地域のうち二つとない最良の地であり、龍城は時機に乗じて誕生した。燕王慕容皝は陽裕、唐柱らに龍城を造営させ、宮廟を構え、柳城県を改めて龍城県とし、龍城に遷都した⁽¹⁴⁾。龍城は棘城の後を継で、前燕第2番目の都城となった。

3. 棘城と龍城

棘城は、また大棘城と称され、正史において『晋書』慕容廆載記の「曾祖莫護跋、魏初其の諸部を率いて遼西に入居し、宣帝に従い公孫氏を伐ち功有り、率義王を拜し、始め国を棘城の北に建つ」が初見である。棘城がどこにあったのか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諸説があり、最も代表的なのは唐の杜佑『通伝』の柳城郡東南説「漢徒河県の青山は（柳城）郡城の東百九十里に在り。棘城は即ち顓頊の墟、郡城の東南百七十里に在り」⁽¹⁵⁾である。唐の柳城郡は今の朝陽老城区で、これに基づき研究者は皆、棘城を今の錦州付近に置く。『中国歴史地図集』はさらに明確に、棘城を今の錦州の北、義県西南の磚城子に定める⁽¹⁶⁾。『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は「大棘城は義州西北に在り」とする。義州は現在の義県で、錦州の北やや東寄り、朝陽の東やや南寄りにあり、「義州西北」は現在の朝陽の真東あるいは北東に位置し、『通伝』柳城（朝陽）東南説と一致しない。考古学の発見と文献記載および地形環境にもとづき、我々は、棘城はおそらく戦国期に初めて築かれ、現在の北票市章吉営子郷三官営子村の戦国から漢代の遺跡がすなわち、棘城の所在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¹⁷⁾。

大凌河は朝陽城の東を流れた後、東に折れて鳳凰山（龍山）の北を過ぎ、南へ流れ来た

牝牛河が流入してさらに東北に向かい、朝陽盆地を流れ出る。両側丘陵が起伏して連綿と30km以上連なる狭い河谷地帯に入る。そのもっとも広い所は6kmほどで、北票三官堂子村の戦国から漢代の棘城遺跡はこの河谷右側、現在の朝陽市街西南約25kmに位置する(図二)。

棘城は大凌河という東北・華北・北方草原の交通要路上にあるとはいえ、交通は不便であり、東西両側はともに出口が少なく、かつ土地は狭く、大量の人口を抱えることは難しい。これに加えて河谷は平坦で、川の右岸に位置するため河水の侵害を極めて受けやすい。したがって、人口の急激な増加、勢力拡大、政権確立の後に、慕容鮮卑は積極的に中原の進取を開始してその政治的重心を南に移す必要があり、棘城もまたその歴史的使命を終えた。

棘城と比べて龍城は以下の点で優れている。まず、龍城が所在する朝陽盆地は遼西山地地区の中央に位置している⁽¹⁸⁾。遼西山地地区は東北から南西に向かってはしる奴魯爾虎山、松嶺、医巫閭山、大凌河河谷、小凌河河谷の5つの自然地理単位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奴魯爾虎山と松嶺両大山系の間の大凌河河谷は、東北・華北・北方へ続く天然の通路で、人類による開発が比較的早く、居住に適し、文化が発達した地帯でもある。龍城が所在する朝陽盆地は、大凌河河谷の中で面積が最大で、大量の人口を保つ空間があり、5000年以上前の紅山文化期から始まり夏、商、周各代を経て、一貫して大凌河流域における人間の活動が最も頻繁かつ集中した地域である⁽¹⁹⁾。つぎに、龍城が所在する朝陽盆地は地理的に重要な軍事的位置を占めている。大凌河中流に位置する朝陽盆地は、東西方向の大凌河古道に雄然と位置するだけでなく、南側の鳳凰山と柏山の間を抜けると小凌河河谷へと通じる。小凌河を遡ると大凌河の南源山地に入ることができ、漢代・右北平郡の白狼城(現・喀左県の黄道営子古城)に至る。小凌河に沿って下ると漢代遼西郡の徒河城(現・錦州市)に至り、沿海の遼西回廊に入り、また海路で山東半島、東南沿海、ならびに朝鮮半島に通じることができる。北西に位置する大青山を抜けると⁽²⁰⁾、北に向かう西拉木倫河、老哈川流域に入り、北方草原に通じることができる。南西の大凌河北源へ進むと、漢代・右北平郡の凡城(現・凌源の安杖子古城)、および右北平郡治の平岡城(現・凌源の三十家子城)に至る。朝陽盆地に築かれた龍城は、四方八方に通じる軍事要塞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朝陽盆地の重要な戦略的地位は早くも諸人の知るところとなっており、戦国期には盆地南縁に位置する現在の大凌河右岸の袁台子一帯に「西城」があった。前漢期には柳城に改められ、しかも遼西郡の西部都尉治所となり⁽²¹⁾、朝陽盆地の遼西山地地区における政治・文化・軍事の中心的な地位を形成した。後漢末年には、右北平、遼西、遼東属国三郡の烏桓が柳城を中心に連盟を形成したが、のちに曹操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た。魏晋期には、柳城は鮮卑の慕容氏、宇文氏⁽²²⁾、段氏⁽²³⁾の三部による激しい争奪地となり、最終的に朝陽盆地の柳城を占有した慕容鮮卑が宇文氏と段氏を破り、遼海に雄を唱え、中原へと向かった。

4. 柳城と龍城

柳城と龍城は共に朝陽盆地にあり、柳城が先に存在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慕容皝は柳城を利用せず、民を使役して龍城を築かせたのだろうか。いくつかの方面にその原因が求められる。まず、柳城は大凌河の右岸に位置し、水害に遭いやすい。つぎに、県城とするには柳城の規模が小さすぎた。さらに、柳城の主要目的は防衛であり、このため大凌河河谷を制御しやすく小凌河河谷入口へ通じる大凌河右岸を選んでおり、土地は狭く、発展空間がない。都城は国の中枢所在地であり、より大きな発展空間を必要とする。このため柳城は棘城と同様、いずれも前燕都城としての要求機能を満た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朝陽盆地の中で、地勢がやや高く築城に適しているのは2地点ある。1ヵ所目は現在の西上台で、西梁とも呼ばれ、北東－南西方向に伸び、平均海拔180m前後である。もう1ヵ所が即ち現在の朝陽市老城区で、海拔170m前後である。西梁は朝陽盆地の中心の位置にあるものの大凌河からやや遠く、「高さも早に近づくこと母くして、水用足る」の築城原則に合わない⁽²⁴⁾。老城区は大凌河の左岸に位置し、東は大凌河を隔てて鳳凰山を臨み、山水の地勢に優れ、また山水の利便があり、南・北・西の三面には非常に大きな空間が広がる。これがおそらく当初、慕容皝がここに都城を建設することを選んだ主要な原因である。築城にあたり、大凌河左岸の現・朝陽市老城区の位置を選択すると、東は大凌河に臨み、非常に容易に水害が発生する不利点がある。地球の偏向力の影響を受けて大凌河水流の動きは右岸を主に浸食するが、実際の地形環境の制約、水流の浸食・運搬・堆積、そして再浸食・運搬・堆積の反復作用を受けることによって、大凌河は朝陽盆地に流れ込んだのち、河谷は連続する幾度もの湾曲を形成する。十二台子の北では青龍山に阻ま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主流線は北から北やや東向きの流れに変わり、鳳凰山の山裾に当たって阻まれて、主流線は再び北やや西向きに変わり、河流は左岸（西岸）に浸食を加え、含有する土砂量が増える。含有土砂量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運搬能力は低下し、応じて土砂が次第に堆積し、これに地球の偏向力の影響が加わって、主流線が再び北やや東向きに流れを変え、西岸に湾曲して窪んだ河岸が形成される。これはすなわち、『水経注』がいうところの「白狼水は又東北して龍山の西を経、……又北して黄龍城の東を経、……『魏土地記』曰く「黄龍城の西南に白狼河有り。東北に流れ、城の東北の下に附く」、即ち是れなり」⁽²⁵⁾である。龍城はちょうど上述の大凌河左側の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の下方にあり、大凌河は龍城東城壁のすぐそばを流れている。このため千年以上にわたって大凌河の無数の洪水氾濫を経たものの、大規模な水利施設の防備がない状況の下で龍城は依然として確固とそびえ立ち、川に隣接しているものの水害を受けなかった。しかも規模は不断に拡大し続け、現在の朝陽市新城区は龍城を中心として南・北・西の三面に放射状に展開しており、その地

理的位置上の優位性、選地の科学性を知るに足る（図三）。

龍城が所在する地理的位置は、その形状にも直接的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朝陽盆地の地形は西高東低で、夏から秋にかけて西梁の水は大部分が老城南門外に、それ以外が北門外に集まり、その後、東へ向かい大凌河に注ぐ。清末の南門外には龍安橋、北門外には同済橋がかかり、人を渡していた⁽²⁶⁾。1936年に編纂された『朝陽県志』の「朝陽県街市図」が示すように、当時、西城壁北部外側には非常に大きな水坑（水溜り）があり、南部外側もまた窪地であり、城西の水が東へ向かって大凌河に注いでいた水路の名残である（図四）。この西梁の大凌河に東流する水と城東の大凌河河床の制約を受けて、龍城全体は北が広く南が狭い長い台形を呈しており、城の南北中軸線は南が西に30°ほどふれ、城東の大凌河河岸と基本的に平行している。

西梁の城に沿って南北に分かれて大凌河に注ぐ水路は、おそらく当時、地形を利用して人工的に作ったものであり、これは防御のための堀河であろう。さらなる研究による確認が待たれる。

5. 龍城の選地

『資治通鑑』等の文献記載にもとづくと、東晋の咸康七年（341）正月、唐国内史の陽裕、唐柱は燕王慕容皝の命を受け、柳城の北で龍山の西のいわゆる福德の地に龍城を築いた⁽²⁷⁾。これらの記載がいうところはいずれも龍城の造営段階のことであり、どうして柳城の北で龍山の西の地を選んだのか、どうして「福德の地」というのかといった、龍城の選地過程は述べていない。以下ではこれについて検討を試みる。

都城は国家の政治中枢の所在地で、国が長期安定、隆盛発展するかどうかに関係する重要なものである。このため歴代王朝はみな都城の選地を特別重視した。最初の都城選地には二つの段階を踏む必要があった。まず当時の国家が置かれた政治・経済・軍事情勢に基づき、あわせて長期の発展を考慮して都城造営の範囲区域を決定した。その後、確定した範囲区域内で卜筮相地等にもとづき山川の走向、地形状況を調べ、具体的な位置を確定し、最後によりやく配置プランが計画され、造営工事を始めた。例えば西周期の成周の建設では、まず召公に先に調査に行かせ、続いて周公が卜占して位置を確定した⁽²⁸⁾。龍城の選地についてもこれと同じような過程があったに違いない。龍城建都は前燕発展史上の重要な出来事であり、慕容皝はふと思い立って陽裕らに新都建造を命じたのでは断じてなく、間違いなく幾度もの朝議討論、斟酌、実地調査、利害得失の比較検討を経る必要があった。同時に、亀筮もまた欠か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手順であり、最後によりやく何処かの建都可能な「福德の地」を確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今日的視点において、龍城の地が今に至るまで使用し続けられているのは、当時の慕容

孰らがすでに大凌河の水流法則を把握していたためで、ゆえに今の大凌河西岸の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の下方に城を築くことを選択し、大凌河の水害を避けることに成功した。1970年代の河床からみて、大凌河左岸の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は老城南門から北になお数百mの距離にある。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が次第に下流側に移動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河床もまたこれに伴い東城壁に次第に接近する。このため築城当初の南門は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から非常に遠い距離にあったはずであり、河床と東城壁の間もまた現在のように近かったとみることはできず、非常に大きな空間があったはず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河道湾曲部外側の頂点は北に向かって推移し続けているものの、現在まで龍城に対して致命的な危害を加えていない。

『晋書』慕容皝載記によると、当初、龍城築城に参加したのは、慕容皝を除くと陽裕と唐柱の二名のみである。唐柱はこの一カ所にみられるのみで、事績不詳である。陽裕は字は士倫、右北平郡無終県の人で、幼くして孤児となり、成人した後まず幽州主簿・治中従事に任ぜられた。石勒が薊城を攻め落とした後、陽裕は段氏鮮卑に身を投じ、段氏が滅亡した後、石虎に投降した。咸康四年（338）冬、陽裕はまた前燕軍の捕虜になった。陽裕は慕容皝の高い評価を受け、東は高句麗を破り、北は宇文弼を滅し、いずれもその策略に参加した。「和龍に遷都するに及び、裕雅より巧思有り。皝制する所の城池宮閣、皆裕の規模なり。」にみえる陽裕は龍城築城の責任者であり、龍城選地の主要な参与者である。

『晋書』慕容皝載記に付された陽裕伝は、さらに以下のように言う。「裕、皝に仕えること日近しと雖も、寵秩は旧人の右にあり。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朝端に歴居すると雖も布衣の士の若し。士大夫流亡羈絶すれば収葬を經營せざること莫く、孤遺を存恤し、士の无賢不肖は皆身を傾けて之を待ち、是を以て推仰在る所なり」。「范陽の盧諶、毎に之を称して曰く、吾、晋の清平に及び、朝士を歴観すること多し。清忠簡毅、篤信義烈、陽士倫の如き者、実に亦未だ幾もなし」。「死に及び、皝、甚だ之を悼む。時に年六十二」。陽裕の死去時に慕容皝は在世であり、このことから陽裕は龍城で亡くなり、その時期は、建元二年（344）春の前燕が宇文逸豆帰⁽²⁹⁾を討った後から永和四年（348）九月の慕容皝死去以前と推定できる。陽裕は龍城の選地、築城の主要参与者、そして責任者であっただけでなく、前燕の傑出した政治家でもあった。

龍城は、慕容鮮卑が遼西に南下して築いた最初の城として生まれてから現代の朝陽市まで、1600年以上の間、相次いで十六国の前燕、後燕、北燕の都城、北朝、隋、唐の東北経営の唯一の政治・軍事重要地、つまり営州治所であった。さらには遼、金、元の興中府（州）の治所であり、機能を何度も変え、中原、東北、北方の多元的文化交流と融合過程の中で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

龍城は、前燕が興ったことにより築城され、北燕は亡んだが廃棄されなかった。福德の

地とはこのことをいうのだろうか。

(原文は『辺疆考古研究』第12輯、2012年に掲載)

註

- (1) 本稿が検討する龍城以外に、漢代には匈奴单于が天を祭り、諸国と大いに会した龍城があり、唐代の辺塞詩人王昌齡の詩『出塞』「秦時の名月 漢時の関。万里長征、人未だ還らず。但だ龍城の飛將をして在らしめば、胡馬をして陰山を度らしめず。」にある龍城は、現在のモンゴル草原にあった。
- (2) 田立坤・万雄飛・白宝玉「朝陽古城考古紀略」『辺疆考古研究』第6輯、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 a. 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史迹資料』内部資料、1961年。
b. 田立坤「朝陽史地考略」『慶張忠培先生七十歳論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 (4) 384年7月、前秦の昌黎太守宋敞が遼海地区を手放した時、龍城宮殿を焼毀したことは『晋書』卷115苻丕載記にみえる。436年5月の北燕滅亡前に高句麗に助けを求め、高句麗の大軍が龍城に到り龍城を焼毀し、火が一句の間消えなかったことは『資治通鑑』卷123、宋紀元嘉13年にみえる。
- (5) 「安史の乱」の後、営州に駐屯した平盧軍は孤城無援となり、最後には営州を出ざるを得なくなり、海を渡って山東へ行き、営州地区は奚の占めるところとなったことが『新唐書』侯希逸伝にみえる。明初に営州五屯衛を遼西地域に置き、永樂元年に山海関内に移り、遼西地域は蒙古兀良哈部の牧地となり、清初になってようやく徐々に人煙が復したことが『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の関連項目にみえる。
- (6) 同註(2)。
- (7) 『旧唐書』卷185下、宋慶礼伝。
- (8) 金毓黼『東北通史』卷三、八、昌黎郡與営州、1981年6月再印本、188頁、五十年代出版社。
- (9) 『晋書』卷108 慕容廆載記。
- (10) 『晋書』卷108 慕容廆載記。他に『資治通鑑』卷91 晋紀太興二年、太興四年。
- (11) 『晋書』卷110 慕容儁載記。
- (12) 『晋書』卷109 慕容皝載記。
- (13) 『通典』卷178 州郡八、柳城郡。
- (14) 『晋書』卷109 慕容皝載記。
- (15) 杜佑〔唐〕『通鑑』卷178、柳城郡。
- (16) 譚其驤主編『中国歴史地図集』釈文匯編・東北卷』6、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 (17) 田立坤「棘城新考」『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
- (18) ここでいう朝陽盆地の範囲は、現在の朝陽市区、および南の十二台子郷、西南の西大営子郷、西の七道泉子郷、西北の召都巴郷、北の他拉皋郷を含む。東と南の両方面には松嶺山脈の鳳凰山と柏山があり、西と北の両方面には奴魯爾虎山脈の桃花山、狼山、馬鞍山がある。大凌河がその東寄りを貫いて流れ、北西の山の間から流れ出る十家子河が狼山の前を流れ、東へ向かい大凌河に流入する。
- (19) 田立坤「朝陽史地考略」『慶張忠培先生七十歳論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0) 大青山は努魯爾虎山系の主要な山峰の一つで、海拔1153mである。朝陽西北の天然の障壁であり、元代には青巒山と称された。清乾隆38年の哈達清格著『塔子溝紀略』卷11芸文にある元の元統3年(1335)『興中州達魯花赤也先公平治道塗碑記』は、「夫れ青巒山は古より之れ有り、東は遼水に連なり、西は霅川に接す」とみられる。
- (21) 『漢書』卷28下 地理志、遼西郡柳城。西城と柳城の発見については、以下を参考にし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袁台子』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2) 慕容鮮卑は初めて遼西に入った時、大凌河中流域の柳城、棘城一帯で活動した。『晋書』卷108、慕

容庵載記には、「父涉帰、全柳城の功を以て進みて鮮卑單于を拜し、邑を遼東の北に遷す」とある。また「涉帰、宇文鮮卑を憾む有り」、「全柳城の功」、「邑を遼東の北に遷す」は、おそらく宇文鮮卑と柳城を争奪したことといずれも関係すると思われる。

- (23) 慕容鮮卑が段氏と龍城を争奪したことは、『晋書』卷109、慕容皝載記にみえる。
 - (24) 『管子』卷1、乘馬第五「凡そ国都を立つるには大山の下に於いてするに非ずんば、必ず広川の上に於いてす。高きも早に近づくこと母くして、水用足り、下きも水に近づくこと母くして、溝防省く。天材に因り、地利に就く、故に城郭は必ずしも規矩に中らず、道路必ずしも準繩に中らず」。(『諸子集成・管子校正』上海書店、1986年。)
 - (25) 陳橋驛『水経注校証』卷14、大遼水、中華書局、2007年。
 - (26) 中華民国19年編纂『朝陽県志』卷9、桥梁、南門外龍安橋「県の南門外。本系干河、惟夏秋の間、雨水過多なり。則ち西北一帯、田畝溝洫の間、漲溢の水、悉く此に匯まり、東し大凌河に入る」。北門外同済橋「県の北門外半里許り。横溝有り、亦系干河。夏秋の間水積り、沮洳の行き難きこと、南門外と相等し」。
 - (27) これは『晋書』、『通伝』の関連記載にもとづいて総合的に言えることである。
 - (28) 『史記』卷4 周本紀「成王、豊に在り。召公をして復た洛邑に営ましめ、武王の意の如くせんとす。召公復たトし、申ねて視、卒に營築して九鼎を居く。曰く、此れ天下の中にして、四方より入貢するに道里均し、と。召誥、洛誥を作る」。
- 顧炎武『歴代宅京記』総序上、中華書局、1984年。
- (29) 『資治通鑑』卷97 晋紀咸康8年11月、建元2年正月条。